

系统功能视阈下多模态隐喻建构及释解模式*

同济大学 张德禄

提要: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探讨多模态隐喻的建构和释解模式,首先探讨了多模态隐喻的一致式和隐喻式,以及多模态隐喻产生的动因;然后,探讨了多模态隐喻的建构模式,包括多模态隐喻中的类比关系的性质,以及多模态隐喻建构中符号和语境的创新;最后提出了在多模态隐喻建构和释解中建构隐喻式内嵌语境的构想,并建立了多模态隐喻内嵌语境构建和释解框架。研究发现:多模态隐喻建构和释解的关键是在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建立恰当的类比关系,以及找到有效释解这种类比关系的方法。每一种多模态隐喻的产生都涉及符号和语境的创新,因此多模态隐喻最有效的建构和释解方式是在隐喻式基础上构建内嵌语境,来提高多模态隐喻建构和释解的准确度和精确性,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最合适的模态或模态集合。

关键词:多模态隐喻;类比;内嵌语境;模态集合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05(2024)06-0731-12

A Constructive and Interpretive Model for Multimodal Metaphors from a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

Zhang Delu Tongj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model for constructing and interpreting multimodal metaphor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used with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Firstly, it explores the congruent and the metaphorical modes of multimodal metaphors, and examines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metaphorical. Then, it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used to construct multimodal metaphors, including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place of analogy in multimodal metaphors,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signs and contex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metaphors. Finally, it proposes the idea that embedded contexts can be employ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ultimodal metaphors, and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and interpreting embedded contexts in multimodal metaphor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key to constructing and interpreting multimodal metaphors lies in constructing an appropriate analogy between tenor and vehicle, and the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analogical relationship. The emergence of each multimodal metaphor involves the creation of new signs and context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formulate and interpret the multimodal metaphor is to construct an embedded context based on the vehicle, in order to improve accuracy and comprehension in constructing and

*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模态配置的机制和机理研究”(22BY002)的阶段性成果。

understanding the multimodal metaphor, and to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modes or modal integration for realizing the multimodal metaphor.

Key words: multimodal metaphor; analogy; embedded context; modal integration

1. 引言

传统上,隐喻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一直作为一种修辞格来研究,重点探讨它如何能产生修辞效果。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2007)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他的《修辞学》(*Rhetoric*)一书中对隐喻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隐喻的用途、用法、类别、使用原则等。特别是他还提出了“图形隐喻”(graphic metaphor)概念,指所创造的隐喻是图形性的。他的这些研究对现在人类社会交际中如何使用隐喻仍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而他提出的“图形隐喻”也对于现在进行的多模态隐喻研究有一定启示。

上个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把隐喻提高到人类交际的高度和广度来认识(Lakoff & Johnson 1981: 1),认为隐喻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语言中,还出现在思维和行动中。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多模态话语分析概念,发展了多模态话语理论后,认知语言学则率先利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多模态隐喻进行了探索,对于解释多模态隐喻基本机制和运作方式做出了突出贡献(Forceville 1996; 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Sobrino 2017; 赵秀凤 2011)。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从事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学者也在其研究中涉及到多模态隐喻。例如,Kress (2003: 43)提出了“视觉隐喻”(visual metaphor)概念; O'Halloran (1999, 2003)提出了“符号隐喻”(semiotic metaphor)概念,指符号之间发生的意义转换; Piastra & Lombardi (2000)在讨论网络超文本时,提出了“超文本隐喻”(hypertext metaphor)概念,指对超文本的组织方式。冯德正(2011)基于系统功能视觉语法的元功能框架(见 Kress & van Leeuwen 2020)与图像-文本关系,提出了研究图像隐喻的系统功能模式,包括概念多模态隐喻、人际多模态隐喻和语篇多模态隐喻。

然而,尽管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模态研究者注意到了多模态话语中的隐喻现象,但却没有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有效构建和释解多模态隐喻现象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本文尝试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基础上,发展一种能够有效分析和释解多模态隐喻现象,探索其在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作用的建构和释解模式。

2. 多模态隐喻中的一致式和隐喻式

2.1 一致式

Halliday (1985, 1994)在探讨语言的语法隐喻时提出了“一致式”和“隐喻式”概念,认为(Halliday 1994: 342-350)“一致式”是“隐喻性较低的变体”(less metaphorical variant),“直白、简单”(plain, simple)、“平淡”(flat)的变体,构建人类

经历的典型形式;它是一种所体现的意义最接近客观现实的变体。在多模态话语研究中,体现意义的符号系统不仅包括语言,还包括语言之外体现意义的所有符号系统。这样,“语言隐喻”就成为“符号隐喻”。

从一致式的角度讲,当体现意义的模态由语言扩展到语言之外的其他模态时,体现意义的模态成为图像、动作、手势、动画等,或者语言和其他模态的融合,或者语言之外的其他模态的融合体。这样,多模态一致式表示:某种意义典型地、常规性地由语言和某个或某些模态协同体现,或者由某个模态以某种方式体现,或者由几个模态协同配置体现的现象。

2.2 隐喻式

隐喻是在特定语境的促动下,发生在意义层的一种特殊的意义模式。隐喻可以发生在概念意义上,也可以发生在人际意义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隐喻式同时对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起作用,各自在自己的意义领域形成比较稳定的、常规性的意义模式,而且还在通过隐喻化不断扩展和创新。因 Halliday (1994) 和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只提出了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没有接受语篇隐喻,因此,我们在此也只讨论前两者,把讨论的重点集中于概念意义上。

当发话者在一定的语境中确定了自己的交际意图后,他就需要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机制、方式等才能实现其交际意图。这样,隐喻式应运而生,发话者力图以特殊的表意方式来更有效地实现其交际意图。我们在探讨隐喻式时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一致式是如何发展成为隐喻式的,以及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首先,一致式和隐喻式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类比关系。同时,它们不可能完全相似,不然就没有一致性和隐喻性的区别了。类比关系可以建立在整体上,也可以建立在部分或方面上。例如,明喻(simile)通常是整体之间的类比。例如,在“他是老狐狸”中,“他”和“老狐狸”都是作为整体参与到类比中的,并将“他”和“老狐狸”相互对等起来。

另外,有些(多模态)隐喻是通过“部分”或“方面”建立类比关系的。例如,在一则摩托车广告中,车身两侧被加上蝴蝶翅膀(冯德正 2011),这样,蝴蝶的部分(翅膀)与车的部分(轮子)形成类比关系。蝴蝶用翅膀飞,而车通过车轮行驶。这时,翅膀和车轮以外的东西都在这个隐喻中成为背景成分,也就是说,“翅膀”和“车轮”是这个隐喻式成立的关键。但它们的作用是通过翅膀和车轮依附于整体而发挥出来的,从而形成“摩托车是蝴蝶”或者“摩托车像蝴蝶”的比喻。

第三,还有些(多模态)隐喻是通过突出相关事物的某个特征来使一致式和隐喻式建立类比关系的。例如,Forceville (1996:109)曾提出了一个“Shoe is tie.”的例子。其背景是:在一则图文广告中,图像是一件西装衬衣,在佩戴领带的位置上配上了一只鞋子,形成西装、衬衣配鞋子的画面。而在一致式中,西装、衬衣配领带是标准的上衣配置。在这个由三个物体形成的搭配中,领带是装饰品,是使西装和衬衣配置优美、正式的饰物。在为鞋子做广告的语境中,鞋子是一致

式,领带是隐喻式,从而使领带的优美、正式的特征转换到鞋子上,从而使鞋子和领带成为类比关系的关键特征,使本广告所推广的鞋子获得了优雅、正式的特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一致式和隐喻式所比较的是它们的整体特征,如“他”和“老狐狸”,以及“蝴蝶”和“车”,但能够使他们的类比成立的并不是他们的整体特征,而是他们所共享的某些共性特征,如狡猾、灵活、善变等。由此可见,隐喻的类比关系不是把一致式和隐喻式的整体进行类比,而是将其中的某些突出特征进行类比。至于是哪个或哪些特征是最适合于提取出来做类比的,这是由情景语境决定的。

从一致式和隐喻式在隐喻中的地位的角度讲,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2007)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认为,隐喻最好是对称的,一致式和隐喻式是可互逆的。在这类隐喻中,隐喻的一致式和隐喻式具有同等地位,而且相互可逆。但在有些隐喻中,一致式和隐喻式是不对等的,而是一方附属于另一方,或者一方辅助另一方。例如,在一则新闻中,文字是“他们像驱赶羊群一样驱赶土著居民”,图像是牧羊人用鞭子驱赶羊群 (冯德正 2011)。在这里,“它们以一定的方式驱赶土著居民”和“像驱赶羊群一样”共同组成隐喻的一致式和隐喻式。前者是主旨,后者只是它们驱赶土著居民的一种方式,是一个特征。因此,在这里,隐喻式“像驱赶羊群一样”是辅助特征,隶属于一致式“他们驱赶土著居民”。

3. 多模态隐喻式的建构模式

3.1 多模态隐喻中类比关系的建立

由上可知,隐喻,包括多模态隐喻,是通过在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建立类比关系而形成的。但在隐喻式的构建和释解上存在一个一直被忽视的“迷”,即用以建立类比关系的事物本身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特征,而且类比还发生在从整体到部分的某个成分上,为什么我们在接触到某个隐喻时就可以想当然地、自然地把它某个在某个层次和单位的特征择取出来,认为它就是建立类比关系的特征呢?再以“他是老狐狸”为例。当人们看到这个句子,或者下面的图像 (见图 1) 时,就会自然地把某个人和“老狐狸”划等号,认为这是一个隐喻。但人们不会认为他真的是一只狐狸,而是认为他具有狐狸的某些特征。而狐狸可以有很多特征,包括狡猾、狡黠、机灵、机智、幽默、凶狠、残忍、黄色、长尾巴、善偷袭、善欺骗、食肉动物等等。但人们一旦看到以上句子或图像,就会立刻把“他”与“狡猾、欺骗性”相联系,而通常会舍弃掉它的其他特征。这是为什么呢?有哪些因素在引导我们做出这样的释解呢?

对于隐喻的一致式与隐喻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可以从一致式中发展出隐喻式,徐盛桓 (2019, 2020) 以分形理论为基础对其进行了研究,认为隐喻式是一致式的分形 (fractal)。分形概念来自于数学,认为“某个‘部分’以某种形式,如

图1 他是老狐狸的图像¹

其形态、状况、行为、特征、功能和(或)所携带的信息等等同于其与‘整体’相似的那个部分,就叫‘分形’(Falconer 2003: xxii)”。在社会交际中,人们会下意识地运用一致式概念及其某个表象来建构隐喻的一致式与隐喻式,这样,分形理论就可以为隐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框架。

首先,什么是表象?所谓表象就是通过感觉形成的感性意象,即当你感知到某个事物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

的大脑中形成一定的感觉意象,例如,这个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状况、行为、特征、价值和(或)功能等形成的意象(徐盛恒 2019, 2020)。这些意象可以通过记忆、思考、想象、联想等在大脑中形成新的形象。隐喻就可产生于这个过程中,即通过隐喻的一致式的外延和内涵而形成新的表象。

然而,虽然分形理论可以解释多种隐喻的建构过程,但它仍然局限于建构某些类型的隐喻,不能解释其他的不以“部分-整体”或“类-成员”关系建立的类比关系为基础构建的隐喻。例如,在杨万里(宋)的《小池》中,有这样的诗句:“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轻柔”,意思是:泉眼悄然无声是因为舍不得细细的水流,而树荫倒映在水面上是因为喜爱晴天和风的轻柔。在此,“泉眼”和“树荫”都被拟人化,被赋予生命特征,从而把自然现象之间的共存并置关系描写为由情感引发的因果关系。在这类隐喻中,隐喻式被赋予人的属性,包括情感和行为。这样,隐喻式的意义模式会发生较大的扩展,而且其类型也发生了变化,由自然形成的物质性实体变为有情感的社会的人。正因如此,一致式和隐喻式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被赋予因果关系,扩展了原有一致式的意义:“细流从泉眼静静地流出”成为“泉眼让水静静流出是因为它怜惜它的细流”;“树荫在风和日丽的环境下倒映在水面上”成为“树荫倒映在水面上是因为它喜爱晴天轻柔的风”,也就是说,在隐喻式中增加了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被进一步拟人化,即“泉眼”和“树荫”喜爱细流和风和日丽的天气是出于他们的情感和爱好。如果采用多模态的体现方式,“泉眼”和“树荫”都应具有人的形象,并且带有丰富的怜惜和喜爱的情感。同时,通过隐喻式发展出来的这些新的意义对于建立一致式和隐喻式的类比关系都是相关的。

这样,多模态隐喻的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的类比关系可以从图2所示选项中选择建构。

¹ 网络下载地址: <https://www.lofter.com/favblog/zhibudao785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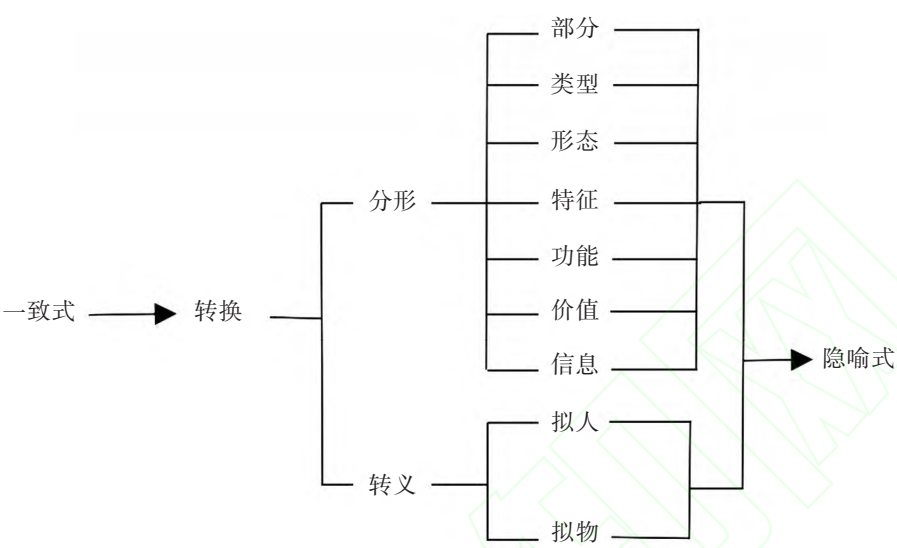


图 2 多模态隐喻的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的类比关系的建构模式

由此可见,多模态隐喻的构建可涉及多种因素、多个方面和多个角度。在这个过程中,发话者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交际目的做出选择,同时,也要根据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提供的条件做出选择,包括对语言、语言加其他模态、非语言模态等的选择。

第二,发话者建立类比关系首先需要到文化语境中,在浩瀚的社会文化意义库(意义潜势)中寻找最能体现他要表达的意义的体现方式。“狐狸”作为小型食肉动物虽然本身有无数的特征,但它的狡猾、机智却是被规约化的文化特征,所以需要运用这一文化现象来建构它的意义模式。

第三,发话者能够选择这个隐喻式也是由情景语境促动的。交际者所从事的活动、谈论的话题,发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交际的媒介、渠道、使用的模态等都可以决定和限定交际者要交流的意义。例如,在《白鹿原》中有一个描述鹿子霖的片段。这个片段的情景语境可以描述为:语场:描写某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语旨:作者作为发话者为受话者提供艺术品:给他们讲某个人的故事;语式:书面语,修辞方式:小说体。据此,作者首先对这个人的整体特征进行描述,然后提出了“他是老狐狸”的命题。如果单从这个小片段的描写上看,不考虑文化语境因素,我们只能大体上确定“老狐狸”是心机很深的人。接着,作者又对他的目的、心机和行为做了介绍,确定了他“十分狡猾、富有欺骗性”的特征,如心怀不轨、乘人之危、要挟、给小娥洗脑、色诱等。

3.2 多模态隐喻中的符号创新与语境创新

隐喻式的识别过程是发话者在叙述过程中,把某种新的特征由隐喻式转移

到一致式上的过程;在本例中,是把“老狐狸”的特征转移到某个人身上的过程。是“老狐狸”的什么特征转移到某个人身上呢?这要通过以上探讨的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来确定。从另一个角度讲,“老狐狸”在语篇中的出现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语境。这样,就出现了在一致式基础上形成的情景语境中,由“老狐狸”的出现创造的新的内嵌语境 (embedded context)。

Kress et al. (2001: 6) 在讨论多模态话语设计时,把每一个符号的运用与产生都视为一个喻化过程:“现有的满载文化的材料在成为最可能、最可行、最适合新所指的能指时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是一个类比过程:要表征的事物的某些方面在隐喻产生时在物质上由适切的能指表现出来。”这样,每一个符号都是通过类比过程产生的新隐喻产品。符号使用的过程就是不断转换已有能指资源(包括已有隐喻)、不断产出新隐喻的过程。他意思是说,符号在新语境中的每一次运用都是一个能指,从而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喻化过程,配上合适的所指,成为一个新的符号,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或意义模式。

在此,Kress et al. 探讨的是每个具体符号的使用和创新,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在语篇意义层面上隐喻产生的过程。但他的观点对于我们在语篇意义层面上探讨多模态隐喻的构建和释解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多模态隐喻构建的角度讲,发话者是根据情景语境和他的交际目的的选择要构建的意义模式的。在语篇的发展进程中,当选择的意义模式具有一定特殊性,需要通过渲染、凸显、幽默化、使其引人入胜等方式体现时,他就需要选择非常规的意义表达方式,即隐喻式。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重新回到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中去寻找合适的体现方式。然后,它还要通过情景语境被置于最合适的位置和方式中,成为一则隐喻,或者在选择图像模态表达时,成为一则多模态隐喻(图1)。同时,发话者可以直接借用符号的传统意义,也可以根据情景语境给他附加上合适的新语境、适合实现其交际目的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建构新的隐喻式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语境,而这个新语境是我们确切地建立隐喻的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的类比关系的动因。从这个角度讲,隐喻的类比关系的构建和释解可以通过附加内嵌语境模式来处理(见图3)。这和亚里士多德的思路不谋而合。他说,“是从隐喻那里我们找到了新鲜的东西。当诗人把‘年老’称为‘枯竭的花梗’时,他通过花开花落景象表达了一种新思想、新事实,而且对两者都是常规性的。”(Aristotle 2007: 10)。在这里,人的年老和花的枯竭两种情景都表现了自然界的常规现象,但它们却各自存在于不同的语境中。

在本模式中,当在话语意义层,语篇意义发展到了发话者需要选择某种特殊的意义体现方式来表达当前的意义时,他实际上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内嵌语境,来促动对隐喻意义的选择。由此可见,隐喻式的构建和正确释解的更有效的方式是在一致式语境的基础上,创建出一个新的内嵌语境,从而给隐喻式的构建提供合适的语境。从这个角度讲,多模态隐喻的一致式和隐喻式类比关系是通过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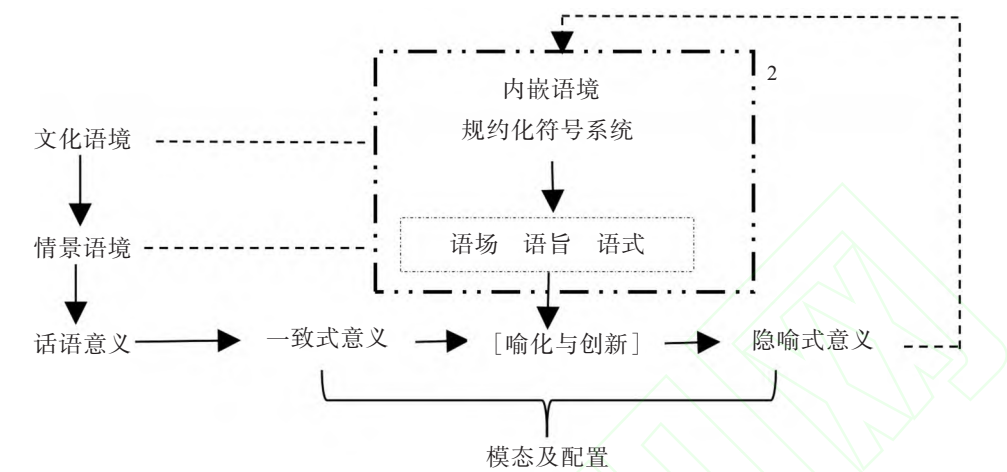


图3 多模态隐喻内嵌语境构建和释解框架

景语境对内嵌情景语境所促动的意义模式的限制和过滤建立起来的。多模态隐喻的新语境与源语境从各自的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者具有分形关系(fractal relation)(徐盛恒 2020):它们都是语境,并且都具备语境的基本特征:语场、语旨与语式。正是两者具备了这种关系,新语境所促动的意义特征才能转移到源语境所促动的意义特征上,从而出现一致式和隐喻式的转换。

4. 内嵌语境的建立及模态选择和配置

在多模态语篇的建构和释解中,提出在当前的情景语境中建立内嵌语境是为了更好地构建和释解隐喻的意义模式,使它不仅适合情景语境,而且还易于进行多模态语篇的建构和释解。与此同时,所建构的意义模式还需要通过选择合适的模态及其有效配置来体现。

4.1 内嵌语境的建立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构建语篇局部的内嵌语境呢?发话者在设计语篇的意义模式时发现,为了取得某种特殊效果,他需要构建一个特别的、与一致式意义不同,而又有一定相似性的隐喻式意义模式。这种特别的意义模式要发生在特定语境中,因此就需要构建一个特定的内嵌语境来促动这个新的意义模式的出现。下面再以“他是老狐狸”为例探讨多模态隐喻中内嵌语境的建立与运作模式。

在多模态话语建构过程中,当需要表述某个人善用心机、狡猾狡诈的性格时,选择形象的隐喻方式效果更好。这就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内嵌语境:语场:描述一只老狐狸;语旨:发话者和受话者;发话者向受话者传递信息;距离大;语式:

²虚线(----)表示与内嵌语境的关系;花线(.)表示内嵌语境的范围;┌─┐表示合取关系。

书面语或图像模态。这样,老狐狸的本性和行为就被突出出来。在多模态话语释解过程中,当你发现非一致性的意义模式,如“他是老狐狸”的表达方式,或一个由人脸改为狐狸脸庞时,就会感到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人怎么是狐狸呢?人脸怎么变成狐狸的呢?这样,你就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解释这个疑惑。那么,可行的方法是:创建一个老狐狸可以存在的环境。在这个小语境中,受话者考虑的问题是:这个老狐狸是什么样的呢?有哪些特征、功能、行为、价值等呢?内嵌语境是为喻体创造的。

在内嵌语境中,这些凸显的特征都是没有被限定的个体,因此,它本身的所有特征、形态、功能、价值、类别等都可以作为它本身的特征而存在。但在语篇整体的语境范围内,只有最相关的某个或某些特征才能被语境所促动。首先,文化语境中与其相关的规约化特征可以直接限定它们的意义范围:老狐狸指人,而且此人有善动心机、狡猾狡诈的特性。另外,当前的情景语境,包括篇内语境和篇外语境,把它的意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例如,他不是狐狸,而是人;但他精于算计、狡猾。其他的意义特征则基本上不相关,或者只能做背景信息。总之,从外部语境看,发话者所描述的宏观主题决定了对他描述的意义模式的选择;从内部语境看,上文和下文对“他”的描述都限制了对“他”的意义模式的描述。这样,语篇整体的情景语境所激活的意义模式限定了内嵌语境所激活的意义模式,从而,使发话者对“他”描述的意义局限于“老谋深算、狡猾”的范围内。

4.2 模态选择和配置

以上的探讨虽然注重多模态隐喻,但不局限于多模态隐喻,而是把各种模态体现的隐喻都包括在内。例如,“他是老狐狸”是语言模态(书面语)体现的隐喻。但是,由于隐喻并不局限于语言模态,它还可以产生于包括语言模态在内的任何模态或任何模态融合体中,例如,动画视频中的图像、动画和音乐等。

隐喻或多模态隐喻对模态的选择通常被认为是发生在话语意义选定以后,所以,认为它主要是一种形式特征。但是,实际上,每一个符号系统都是一个意义系统,也就是说,符号的形式特征是由它的意义特征确定的。一个符号系统如果没有意义潜势作为背景,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任何一个符号系统都是文化语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是在社会交际的情景语境中被选择的,具体地讲,模态是语式的核心特征。也就是说,每个语篇的模态类型及其配置模式都是在情景语境中就已经被选择的。但它们要在语篇的意义模式被确定后表现出来,形成适合体现该意义模式的模态或模态融合体。多模态隐喻的构建和释解框架可以由图4表示。

从图4中可见,对模态的选择实际上开始于文化语境。鉴于“他是老狐狸”来源于语言艺术体裁:小说,那么该小说(《白鹿原》)产生的文化语境大致确定了体现它的模态是“书面语”,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情景语境中:语式决定了它是通过书面语体现的。在一般情况下,“老狐狸”引发的“内嵌语境”也同样会确定

体现该隐喻式的模态是书面语。但是,如果发话者力图利用这个隐喻式来产生凸显、幽默等的效果,他可以临时改变内嵌语境的语式,使其由书面语转化为图像,那么,隐喻式就可以由图像来体现:“他是个”,使语言隐喻成为多模态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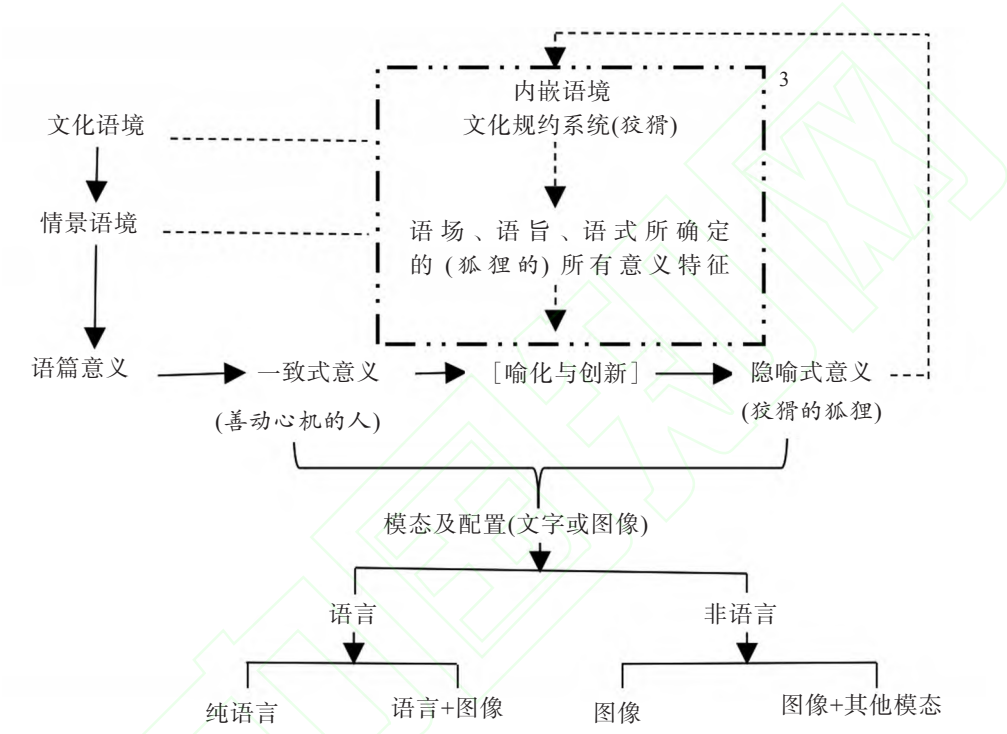


图4 多模态隐喻构建和释解框架

5. 讨论

综上所述,多模态话语中隐喻的建构和释解的关键是在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建立起最恰当的类比关系。(多模态)隐喻中一致式和隐喻式的所谓相似性通常是建立在两者所共有的某些特征上,包括形态、性质、功能、类别、价值、属性等,也可以通过某些参与者和过程的转换来实现。至于哪个或哪些特征是最相关的,这是多模态隐喻研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语境的角度讲,这种关联性可以存在于文化语境中,即在多模态隐喻建构中选择文化语境中已有的规约性隐喻表达方式来建立类比关系,如“他是老狐狸”中的“他”和“老狐狸”之间的类比关系,也可以是根据情景语境临时构建和创造的类比关系,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两行诗句所建立的隐喻模式中的一致式和隐喻式是通过“疑是”建立起类比关系的。

³虚线(---)表示与内嵌语境的关系;花线(.-.-.)表示内嵌语境的范围;└┐表示合取关系。

在(多模态)隐喻的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的类比关系的构建和释解上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所比较的两个事物的哪个或哪些特征是建立类比关系的核心成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尝试建构了多模态隐喻的内嵌语境,用于建构和释解多模态隐喻中一致式和隐喻式的类比关系。也就是说,每次发话者要构建一个隐喻式,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在一致式基础上创建一个隐喻式的内嵌语境,从而使隐喻式的所有潜在特征都充分显露出来。例如,在“他是老狐狸”中,所构建的内嵌语境是“有一个老狐狸”,这样,老狐狸的所有特征都会显露无余。下一个步骤是我们把“老狐狸”的内嵌语境置于情景语境中,使它所激发的意义模式适合于情景语境,即在“老狐狸”的所有特征、功能、形态、价值和行为中,选择当前情景语境所促动的特征来作为在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建立类比关系的相关特征,即根据外部语境、上文和下文所提供的综合语境来判定和选择在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建立类比关系的关键特征。当隐喻的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的类比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就需要选择合适的模态来体现它,可以是单模态,如文字或图像,如图1所示,也可以是多模态的,如文字和图像。

6. 结语

本文首先探讨了(多模态)隐喻的一致式和隐喻式,认为多模态隐喻的一致式指自然、直白的表达方式,最接近客观实际的内容,是儿童早期、成人典型的表达方式;而多模态隐喻的隐喻式指通过相似性或模拟性与一致式建立起类比关系的表达方式,可与一致式形成对称,或隐性或辅助性的非对称关系。第二,本文尝试建构了多模态隐喻建构和释解框架,认为多模态隐喻建构和释解的关键是在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建构恰当的类比关系,以及如何有效地释解这种类比关系。最后,本文提出了在多模态隐喻建构和释解中建构隐喻式内嵌语境的构想,建立了多模态隐喻内嵌语境构建和释解框架。研究发现:多模态隐喻有效的建构和释解方式是在隐喻式基础上构建内嵌语境,来提高多模态隐喻建构和理解的准确度和精确性,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最合适的模态或模态融合体。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ristotle. 2007.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l Discourses*. (Translated by G. A. Kenne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lconer, K. 2003. *Fractal Geometry: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 Feng, Dezheng (冯德正). 2011. The constru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multimodal metaphors: A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1): 24-29. [2011, 多模态隐喻的构建与分类——系统功能视角《外语研究》第1期.]
- Forceville, C. & E. Urios-Aparisi. 2009. *Multimodal Metaphor*.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Forceville, C. 1996. *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 London: Routledge.
-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1st edn.). London: Arnold.
-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n.). London: Arnold.
-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2014.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Kress, G. 2003.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 Kress, G. & T. van Leeuwen. 2020.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3rd edn.). London: Routledge.
- Kress, K., C. Jewitt, J. Ogborn & C. Tsatsarelis. 2001. *Multimod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Rhetorics of the Science Classroom*. London: Continuum.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Halloran, K. L. 1999. Interdependence, interaction and metaphor in multisemiotic texts. *Social Semiotics* 9(3): 317-354.
- O'Halloran, K. L. 2003. Intersemiosi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Grammatical metaphor and semiotic metaphor. In A. M. Simon-Vandenberg, M. Taverniers & L. Ravelli (eds.). *Grammatical Metaphor: Views from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37-365.
- Piastra, M. & L. Lombardi. 2000. The HyperContext Web Project Dynamic authoring for distance learning. In A. Baldry (ed.). *Multimodality and Multimediality in the Distance Learning Age*. Campobasso, Italy: Palladino Editore, 227-246.
- Sobrinho, P. P. 2017. *Multimodal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Advertising*. Amsterdam: Benjamins.
- Xu, Shenghuan (徐盛桓). 2019.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for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A study of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ctal theory. No.3. *Journal of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5): 1-9. [2019, 隐喻解读的非线性转换——分形论视域下隐喻研究之三.《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第5期.]
- Xu, Shenghuan (徐盛桓). 2020.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urce domain in metaphors: A study of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ctal theory. No.1.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1): 6-11. [2020, 隐喻喻体的建构——分型论视域下隐喻研究之一.《外语研究》第1期.]
- Zhao, Xiufeng (赵秀凤). 2011. New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metaphor studies: Multimodal metaphor.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1): 1-10. [2011, 概念隐喻研究的新发展——多模态隐喻研究——兼评 Forcevill & Urios-Aparisi《多模态隐喻》.《外语研究》第1期.]

收稿日期: 2024-04-12; 作者修改稿, 2024-06-30; 本刊修订, 2024-07-16

通讯作者: 张德禄 <dlzhcn@163.com>

200092 上海市杨浦区同济大学外语学院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Del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ji University,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092, P. R. China